

节间词话

童趣两章

■ 路丁蘭

◎ 捕鸣蝉

写下这个题目时，忽然脑海里闪过袁枚的那首诗：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意欲捕鸣蝉，忽然闭口立。”很喜欢这首诗，他是那样地写实，也是那样地富有画面感和浓浓的诗意，读着这样的诗句，仿佛你就能看到那个小小的木头，那头老黄牛，仿佛就能听见那嘹亮的歌声，和那清脆的蝉鸣声，仿佛就能真实地看见牧童捕蝉的场景……

其实，在乡下生活的日子里，一到夏天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大的乐趣，一定会和这蝉儿有关，捕蝉，一个看似简简单单的游戏，其实要想真正捉到蝉，还是要动脑筋的，否则这些长着翅膀的会飞的精灵，一定会让你只有兴叹的份儿。

捕蝉之前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特制的工具，就是用一根足够长的竹竿或者木棍，在上头用窗纱围成一个圆形的兜兜，样子就像是捞鱼的网兜，做好工具后，就要循声去寻找蝉的踪影，在浓密的树林里，你侧耳聆听吧，那吱吱的叫声响处，一定就会有那蝉的踪影，所以循声望去，你就会发现，它们黝黑的身躯，趴在在大树的某个枝杈处，此时你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声音要格外地轻，否则，你的一个不小心，就会惊飞了这些小精灵，而它们的飞离，无疑就是“残忍”地宣布了你捕蝉的失败！

这些看似呆头呆脑的小家伙，其实机灵得很，只要有比它大一点的风吹草动，它们就会迅速飞走，小小的翅膀一挥舞，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循着声音，发现它们的踪影之后，就要迅速地用自己制作好的工具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它们罩在其中，这就要求你要眼疾手快，否则就只能望着它们飞离的声音而独自兴叹了。

乡下的蝉儿特别多，白天它们疯狂地叫，夜晚还会叫，但频率不像白天那么高，而是高一声低一声，远一声近一声地叫着，我想，从古至今，它们应该都是这样叫的，不然怎么会有那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”的诗句呢？这蝉鸣声，让这个乡村的夏夜多了几分热闹，也多了几分诗意。那时的我们，除了捕鸣蝉以外，我们还会捕捉那蝉儿的幼虫，要知道，它们可都是舌尖上的美味儿啊！捉到它们之后，用盐水一泡，之后再在油锅里用热油一炸，一道让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就诞生了！饭店的菜单上，为它们取名曰“炸金蝉”。

如今，更多的人到城市里打捞生计，或追逐梦想，尽管有时也会听到那一阵阵的蝉鸣声，但在乡下听到的蝉鸣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，城市里车来车往人头攒动，似乎就连人们行走的脚步上，都带着几分匆匆，他们一个个忙碌着上班下班，有谁还会注意到这一声声的蝉鸣呢？就算听见了，有谁还会像儿时那样去捕捉它们呢？就算是想吃那炸金蝉，也只需到饭店里，手指一点就行了。

儿时捕鸣蝉的场景，至今记忆犹新，每一次想起，我的耳畔都会有“吱……吱……吱……”的声音响起。

◎ 捉蚂蚱

小小的蚂蚱，是我们儿时最好的玩伴儿。

我的童年时代，都是在乡下度过的，儿时的记忆中，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摸鱼虾，一件件调皮捣蛋的事情，可真是没少干。儿时的我们，没有什么游乐场，就一个个简简单单的草垛，也能带给我们无限的欢乐。那时的我们，踢毽子、滚铁环、跳皮筋、撒拐、追逐嬉戏，没有目的，没有原因，就是傻乐。而在这众多的“游戏项目”中，令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捉蚂蚱。

在乡间田野上，从不会缺少这蚂蚱，对于农人和庄稼来说，它们是吞食庄稼的害虫，而在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心目中，它们是我们从小一起成长的玩伴儿。无论在庄稼的叶片间，还是那低矮的草丛里，都能看得见这些蚂蚱的身影，一个个碧绿的样子，就像是穿着一件特别好的隐身衣，如果不是循声而至，或者定睛细看，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踪影，即使是发现了它们的踪影，你的捕捉，也不一定是十拿九稳，相反，更多的时候，你都会空手而归。这些个头不大身手灵敏的小家伙，总是在你伸出手掌时，一跃而起，三下两下地蹦跳，就不见了它们的踪影，留给你的只能是那无尽的感叹。

当然，偶尔也会有成功的时候。当我们捉住蚂蚱时，会把它们放进一个我们提前制作好的小笼子里，细心地喂养它们几天，等我们什么时候对它失去兴趣了，就打开笼子，让它们自寻活路。而这个时候的蚂蚱，其实是很不幸的，它们也许很快就成为了院子里那些鸡鸭舌尖上的美食。
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每一种生命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，比如说那鱼儿就离不开水，鸟儿就离不开树林与天空，如果将鱼儿从水中捞出，将鸟儿放进笼中，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，所以，即使是人类再聪明，也绝不会在地球上恣意妄为，否则，大自然一定会作出同等的报复。

“黄蜂作歌紫蝶舞，蜻蜓蚱蜢如风雨”“暗想田塍上，禾秋蚱蜢飞”……蚂蚱，是童年时光里的一幅画，是幼时记忆里最美好的一首诗，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，我仿佛看见那一只只碧绿色的小精灵，在我的视线里飞呀飞……

航行在南海之上，沉浸在美的海洋。

赏海天云霞，观日月星辰，成为我每天的功课。独享天地之间如此隆重的、辉煌的、绚烂的美景，是一种泼天的奢华，奢华得令人心颤、让人自责，让我在诚惶诚恐中，生出对美的景仰与敬畏。

南海的景致少不了云。今晚的云彩，铺了厚厚的一层，早早地在等待。像晌午曝晒在禾场上的棉絮，忘了收回家，被晚霞镀了一层金。看一眼，便是金光四射明晃晃。

本以为落水的日头一钻进云被里，就出不来了，没想到它刚一落上去，就在刹那间点燃了无数根横亘到远方的条状云，即刻变得明亮通透起来，把天都烧红了；低低地簇簇地团聚在海面上的云们，生怕晚了一秒，也接通了一根电似的，立即燃烧起来，把海都煮沸了。一根两根，三堆四堆，长长短短错落有致的云条，像勤劳的铁匠史密斯一顿饭工夫打出一大堆铁条，红彤彤、热烘烘地，垒在南海西天的一角。一天的劳作，海水便是汗水，汗水融进海里。凝视那身下的红海，分不出哪一滴是汗水，哪一片是海水，我成海呆了。

天边云燃到最红点，倏然黯淡下来，紫红色、猩红色、深红色的云分分钟就布满了天幕。地平线是舞台，海上风是司仪，静伏的海水是匍匐的音符，激起的浪花是乐队和它的指挥。绛紫与黛紫在荡漾，棕红与黑红在搅拌，一切的颜色都是观众，在嘈嘈切切中把海的上空渐渐拉黑，全世界在海阔天空地静待，静待庄严的铜管木管们，那排场的屏气发声了。此刻的开场画面，又像某部情节悬疑反转奇巧的小说，某幅反复涂抹千奇百怪的油画，某个天旋地转纵横捭阖的大场景。天地之间亿万年的巨构，刹那定格，却有千百处的生动。静止是相对的而运动是绝对的，依存是常态而转化就在瞬间，融合没有停止，变幻走向永恒。整个南海，泛着哲学的波光。

望着这神奇景象、神圣的主题和神秘的变化，望着云堆云降云海坚定向前不断变幻的步伐，我被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，成云痴了。使劲眨眨眼，看不出红，也不出黑，只有映红的黑瞳，直视海面如黛的扉页上，那红色的题字。

风物写意

南海的云和月

■ 刘汉俊

突然，咯噔一下，我被惊了一跳，残云没能兜住的夕阳，像一只深红的脐橙，或像一团醱得熟透的蛋黄，嘣地落在已如墨汁的海平面，还咚地弹跳了一下。黛红的海面被晒出一个舒服的窝，恰到好处地托住没有被晒扁的落日，用紫红的水波迎了它，搂住它一顿狂搓，搓出一溜溜的红，挤扁了残阳那干净的下半个脸。只顾洗净万物，无需洗白自己，是海的自信。没想到，转眼间，又绽放出光芒万道，一道一个亮闪闪、金澄澄，由酱紫到微赭，海天之间拉成了巨幅的光谱。沸腾的海水又一次红了脸，还有天上的霞。

故事很漫长，却在数秒间。

南海的颜色，是今晚舞美的色调。

一切回归沉寂，海也在倾听。一抬头，猛然觉出头顶上蹦出个亮闪闪的什物来，差点儿磕着我的前额。睁眼仰望，却是一弯月牙。今夜的月，像纤细的嫩芽，着了柔曼的轻纱，款款地走着，婷婷地立着，南海人间苍生。啊，这就是今晚，今晚的南海，南海的夜曲，夜曲的主题了。这是我的南海之行，第一次望月。



《古树逢春》(油画)

王锐作

文艺随笔

寻找萧红

■ 王红雨

动车抵达夜幕下的哈尔滨。网约车驶向酒店，车窗外掠过兆麟公园的门墙，灯光映照着黄色矮墙探出来一树白花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萧红常常到那里去散步，当时叫道里公园。

网约车穿过中央大街的北端，一个灯光映照的小广场传来“喀秋莎”的曲调，下榻的旅馆正对着松花江。放下行李稍作整顿，走出来，一会儿工夫就下起了雨，路面湿漉漉的。向旅馆前台要了一把伞，沿着松花江边走走。

对于红旗下一代，松花江是一个象征符号。从小听那首歌唱着：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/那里有森林煤矿/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/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/那里有我的同胞/还有那衰老的爹娘……

如今过半百才亲眼见到这条江，在春天的雨夜里，沉静如一匹厚重的绸缎。当然，有时候它也像一匹脱缰野马，泛滥成灾，因而堤岸筑得高高的。堤岸上的人行道，路灯辉映着，一边树木的嫩绿新叶发着亮，一边的柳树枝被映成绯红垂樱，一派氤氲。更有老树白丁香以及灌木紫丁香盛开着，花香渗透进清润的雨夜空气中弥漫着，倒让人想到江南，戴望舒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。

夜渐深，堤岸上的阶梯口几个少年人排坐着，面朝一江春水。我眺望那边水面上飞架着的披着闪亮灯火的百年中东铁路桥。1934年的春天，萧红与朋友们曾穿过中东铁路桥向北而行，她在文章中记录，“松花江在脚下东流，铁轨在江空发啸，满江面的冰块，满天空的白云……看不见绿树，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。”再迟，春天也是要来的。第二天的上午，晨光铺洒，周遭明亮得能脆脆地打出个响来。沿着中央大街漫步，头顶上绿树蓝天，映衬着尖塔圆顶彩色的西式老建筑，走到某一处，不知从哪儿飘荡出理查德·克萊德曼的《童年的回忆》。而萧红曾在一片文章里这般欢呼中央大街春天的日与夜：

当年萧红身怀六甲、身无分文、困于洪水，

我想，为什么不利索一点，干脆给我来一个大饼子呢？玉轮照碧海，千顷波如鳞，满眼的银光灿烂，那该多美。不过月无百日圆，天地相盈亏，月不在圆缺，有月就有光。心中有月，长夜不黑。此刻的南海之上，月在月光中走，海在海天里行，我在发自己的呆。

太阳是海洋之子，月是海的女儿，都是照亮人世间的主角，交替轮回、按时到岗，坚守职责，无论阴晴。有一种出场叫隆重，比方说，那一轮朝阳或者落日；有一种亮相叫不张扬，比方说，这一钩月牙。

不知道是谁发明了“月牙儿”这个词，如琢如磨，惟妙惟肖。中国文化的精妙在于细致，细致到万物可以工笔描之，世界可以精细如蝉翼，细致到你思维的每一道沟坎盛满一汪柔美的水、一缕舒畅的风。今晚的世界，精缩成了一道月牙。

如牙的月儿，纤纤弱弱、袅袅娜娜地走在天上，如诗如画，不耀眼灼目，也不转移你的视线和话题。但是，你能感到头顶上方，这份嫩嫩、微微、似有若无的眷顾。正想温恼，放低后脑勺，却分明看到那一道皎洁、一份高贵、一弯浅浅的微笑。

在这风帆浪慢的苍茫海心、浩渺天边，在这饮风餐浪、随波逐流的漂泊里，在台风巨浪摧毁世界、解构一切的挣扎中，你孤独的、寂寞的、恐惧的，贮了一池秋水的心，能有一丝月牙儿温情款款地面对，你不觉得有几分慰藉么？那一钩如锚一般的弯月，还泊不住你的浪子之帆、游子之心么？心如海上月，月是天上心，我成月迷了。

一叶细月谁裁出，海天夜风似剪刀。我独自愣愣地站在夜的甲板上，耳旁生风，脚下生根，念想发蒙。不是船在行走，是夜在续航，月在值更。

好像什么都可以想，也什么都没有想，我成了海呆、海痴、月迷了。

南海的月，细牙如钩，清纯如洗，是今夜的新娘。

被萧军拯救，生完孩子，身体羸弱，和萧军在这里短暂居住。穷困潦倒的他们连床铺都租不起，靠面包加白盐度日。萧红一篇散文《欧罗巴旅馆》记录了他们这段辛酸又快乐的时光。那时的他们，虽然生活艰难，但拥有青春、志向和爱情，可以苦中作乐。

穿过中央大街来到红霞街，萧红曾经在这里生活，当年它叫南市街。南市街25号院，是萧红在哈尔滨第一个像“家”的所在。从1932年底到1934年6月，萧红和萧军住在院子西边的一栋半地下室小屋里。她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文学青年，开始尝试文学创作。也是在这里，萧红发表了处女作《弃儿》。后来，萧红在散文集《南市街》里，记录了这一段艰难又快乐的生活，也从侧面展示了上世纪30年代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带的文化风情、人文地貌。

那个年代，南市街繁华而热闹，充斥着各国面孔和语言。这一个春天的上午，沿着如今的红霞街走，各式商家齐整，路边大树新叶舒展，当我寻到当年的南市街25号，也就是今天的红霞街25号，一切已经面目全非。

而不远处的兆麟公园，是另一个见证了萧红的快乐的地方，当年叫道里公园。萧红爱来这里散步，也曾和萧军在一座小桥边合影。我找到了这座小桥，如今的“跨虹桥”。只是不知当年是否也这般的色彩鲜艳，黑白旧照片显示不出。如今的兆麟公园是哈尔滨冰灯的发祥地，而在上个世纪初，这里还有一个哈尔科夫剧场，上演西洋歌剧、小型音乐会和芭蕾舞，是哈尔滨城市音乐的重要起点。

春天的兆麟公园满目新绿，盛开着丁香花。我想象着萧红和爱人流连其中的雀跃与欢欣。如她所述：“他们相依着，前路似乎经蚊虫遮断了，冲穿蚊虫的阵，冲穿大树的林，经过两道桥梁，他们在亭子里坐下，影子相依在栏杆上。”

这是萧红在《弃儿》里对公园的一段描述。

| 诗路花语

童心飞扬

■ 陈赫

像一股清澈的泉水
拨动着，时光的大钟
一份纯真与快乐
总是在湖面荡漾
你看，当我写下飞鸟
他们已经发出声来
像一朵灿烂的鲜花
岁月的轻吻
氤氲着朝气蓬勃
五彩的斑斓，点缀着风景
你听，当我读起绚烂
他们已溢出暖意
童心飞扬，几分天真
化为朵朵白云
当我们抬起头来
天真、善良、无邪的故事
已经装进背囊

篱笆墙(外一首)

■ 吴晓波

冬瓜顺势而上，炫耀
一段土生土长唐诗的丰腴
南瓜顺势而下，彰显
一阙下里巴人宋词的清瘦
丝瓜扁豆，纵横铺陈
把一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日子
彩排出一只蝴蝶的缱绻流连
一滴透明的晨露，执着坚守
昨夜星星的喃喃和月亮的脚步
母亲微笑掌控手中的画板
调剂着季节的色彩和浪漫

◎ 黄昏

一缕炊烟插上夕照的屋脊
代替母亲打起了收工的旗语
众鸟街起夕阳散落的碎片
藏于丛生的词典
暮色尾随老牛和父亲
漫过五谷飘香的家小院
晚风打开手风琴
立在一首田园大诗的眉眼上
展开独奏
蛙鸣似水
把人间烟火底色不改的村庄
漂洗出银白的月光

一缕风

■ 刘凤鸣

风，从心灵深处吹来
扬起的谷物与烟火
写满了村里的故事
一辈又一辈人写进泥土里
风，时而喧嚣时而沉寂
吹淡了一张张孤独的脸
吹浓了故乡的一年四季
吹着吹着便成了过去
风，最终是一种慰藉
山岗上摇曳的白发
月光下思乡的泪滴
皆因新生两地，情牵一缕

夏雨

■ 陈业秀

入夏酷暑，高温持续不退
万物苦熬难堪
突降一场贵如油的甘霖
大街窄路，小溪流淌
冲去了城市街道的尘埃
洗净了乡村树叶草木的污泥
带来了暑气
带来了清新凉爽
田野劳动的农村村夫，添满笑容
城市建设工地的工人乐开花
山坡玩耍的孩子，开心蹦跳欢跳
夏雨，洒在田野山间
禾苗摇曳着葱绿的身姿
愉快地翻起绿色的波浪
草木枝绿叶茂，水滴晶莹闪亮
夏雨，神奇的妙药灵丹
让万物充满生机和希望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